山中一夕話

卓吾先生編次

徵諷關雎

謝安夫人劉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欲立妓挨兒子外甥輩微達此旨。共向劉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衆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婆

擬詩當無此言。

公榮疎放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李勣嚴左司郎中啓

封道弘左司郎中身大而濶李勣嚴曰封公

汝儕坐得則休何須爾許大。

娥秀妓聰慧過人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具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遍公出自內曹曰伯機未飲容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為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叫王學士也一座大笑。

鄭昌圖苦騎驢

鄭昌圖肥偉。咸通中。登第。將以進士服用僭侈。不許乘馬。將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軸長鞦滿路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王周二丞相嘲謔

丞相王導枕周伯仁（名顗）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周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楊夫人送行詩

楊僕善詩真宗召對自言不能上怪之問行時亦有人作詩送卿否楊曰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府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

尚書小字

陶尚書小字鐵牛李濤嘗戲之曰每至海涼饑思靈德

賈盧隱嘲

賈黃中爲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畿有蝗虫。盧笑曰、某聞所有乃假蝗虫、賈應聲曰、亦聞不傷稼但盧多損耳、

方張俳對

方千里一日會張更生方作一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金剛經問爾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張答曰、古人是馬千

界令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爾是五千里三千里二千里

滄浪捷口

滑滄浪者滑稽坐有一人扣客姓字客曰僕姓麽字伯陽滑笑曰爾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年直甚底

粟監爲判

昇泰中一粟監不學判蘇州誤寫石人爲仲翁

滑稽者嘲之曰翁仲將來作仲翁只因書讀欠夫工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州蘇作判通

杜邠布袋

杜邠飲食洪博既飽則寢人謂非攝生之理邠曰君不見布袋盛米則放倒則慢

索飲被嘲

李覯字泰伯賢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一

士人如其言有慚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痴獄翁方且為天子女婿如何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聞又有寄酒者士人再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覺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遣懷聞者大笑

便妓

北部有妓女，美色而举止生梗，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乞詩于處士魏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座中大噱。

豪逸進士

郭震、任介皆豪逸進士。一日郭折簡召任食晶飯。任往，乃設白飯一盂，白蘿蔔一碟，白鹽一碟。

盡以三百爲扇也後數日任復召郭食毳飯郭意必有毛物相戲比至並不設食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羅蔔也毛鹽也毛只此便是毳飯大噱而別 毛去聲俗呼無曰毛

妻有三畏

裴談爲御史大夫素奉釋氏妻悍妒談謂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

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耶。

卿卿始自安豐婦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王笑聽之。

孫放佳兒

庾爰客詣孫盛（字安國）見齊莊（諱放）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放曰庾稚恭（爰客父字）家爰客笑曰諸孫太盛有如此兒放曰未若（詩翼）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邊孝先譽門人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

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張憑祖孫善謔

張憑年數歲極聰敏其祖蒼梧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太平宰相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謝。親知就第爲賀。欲酬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時得君。告老于家。當天下無一事之辰。可謂太平宰民也。石中立曰。只有陝西一。䝨竊盜未獲。

目著目力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

頭上有黃雲羣姣不覺皆仰首目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怳而遣之

寅字提對

虞集未遇將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館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于曲云夜夜出遊知虞公之不可諫虞面倒對云東舉來擾何許子之不慨煩

陳蔡女謔

陳亞滑稽。一日蔡襄戲題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即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滑稽以破見擯

滑稽應治平中省試。有大象賦善與人同賦。破領云。道雖貫于萬世。善猶同于衆人。卒見黜。心甚不平。一友戲慰曰。公以尿罐對湖。㑹宜見黜落。

村學傳謏

曹元龍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衆雛爭樹

火想當訓誨閒都都都平丈我語雖可笑而曲盡社師之狀杭諺言社師讀論語郁郁乎文哉訛爲都都平丈我委巷之言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爲正其訛學者皆駭散時人爲之語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時詩益取此也

石動筩機辨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

謎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慌了箭。高祖曰。非也。石動箭曰。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箭對曰。是煎餅。高祖笑。動箭曰。射著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箭爲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箭曰。承大家熱鐺子。更作一箇。高祖大笑。高祖嘗令人讀文選。有郭璞

遊仙詩。嗟嘆彌賞。詔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勸備即起云。此詩有何能。若命臣作。即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勸備即云。大家即命臣作。君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勸備曰。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一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孔子弟子達

者七十二人動箭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着冠幾人未着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箭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為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侯白命令宰狗吠

侯曰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自即詣謂知識曰自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道作狗吠誠如言我當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輸於是人謂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重來相見自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諮公公來到前甚多盜賊請令各家養狗令吠自驚庶賊盜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為可得自曰家中漸有一羣犬其吠聲逾餘狗不

同曰其聲如何答曰其吠聲似似者今曰若令不識好狗吠聲好狗吠聲當作號號似似當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何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曰知得勝乃云吾君亟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離而出。

戲中榜末

王十朋正奏名第一李三錫副奏名第一將居榜尾者不樂或戲之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仰腳

猶能踏李二。

鴻漸懼內

安鴻漸滑稽而懼內。婦翁死，哭于路。其婦性素嚴，呼入繐幕中詰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婦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自思計窘。來日以寬巾納濕紙于額上，大叫其顙而慟。慟罷，其婦又呼入詰之曰：淚出于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

成郎中催妝詩

成郎中爲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催妝詩。成乃援筆書云。一床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

丁稜筝聲

唐世進士及第。放榜訖。須謁宰相。其導詞者語一出榜元。時盧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丁稜。稜

口吃迨引見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赧然鞠躬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非箏聲耶

買履不自信

鄭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買之及至市得履乃忘度急歸之頃返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

以足曰蝨。信度無。自信也。

狄盧相謔

狄仁傑戲同官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盧延讓一生得詩料

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調張濬。親見此事。

毋稱賞之又有賤猫䠐鼠穴嘷犬舐魚砧句爲中書令成汭所賞又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鬥翻爲蜀王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于猫鼠狗子也人聞而笑之

納聚監生

革里言二百兩也買得栽然高言大帽也周子腦所言草也滿腹包忽刺若過高僧言老衲也燦乎其有言文章也淡分毫

懼內圖

有某平日懼內。與妻畫一喜神懸之于壁。一日妻出。私以拳捶之。曰我喫你虧我喫你虧。偶妻在後見之。喝云。你做甚麽勢。夫即雙跪倒曰我指這裡畫得像。那裡更畫得巧。

壯健馬

岐山王生。循故事納粟三千斛。授本州助教。以厚價市駿馬。騎乘每不愜意。牆工李生故稱壯

徙以為貨賤王怪問之李曰馱得二千石穀豈非壯徙耶

死未足恨

宋衡能相歸一日病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蔡驚問曰何以知之金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滿座皆笑

陳子朝妾

吳給事女敏慧後歸名儒陳孚剡陳惑一妾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李尚書故人子

周愿卯江西廳讖奸詣詭嘗謁尚書李巽迎李有故人子亦來謁落拓不羈李公遍問舊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李怒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書籍古畫破除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在否

其子不敢言覔一術將步錢應忽言曰此尚書犬屯李問曰尚書何在應曰已逃堯與舜典又被此兒郎與之李怒顏大開

焯炫兄弟

隋劉焯與弟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咸與之枷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天

方朔大笑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年八百歲果如陛下言則彭祖人中長八寸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李戴仁迂性

李戴仁性迂緩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興則見召一夕閻氏扣戶小豎報云院君

欲見戴仁遽取百忌曆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可行事傳語院君謝列閻氏慙而去。

妖賊大口

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於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父固爲太上皇兄休爲征東將軍。弟爲征西將軍。慕容德討擒之。行人謂之曰。何爲妖妄。自貽族滅。父及兄弟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在外。

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恥。獨其妻趙氏怒曰。君止坐此口以至於死。如何猶自不革。始答曰。皇后。不遵天命。自古迄今。曾有不亡之國哉。

盛度胖體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廊趨出。學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卽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學士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以故。石

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
奴乃以我爲牛。

張由古之博學

張由古有史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
嘆班固字孟堅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
兩都賦燕山銘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
是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陳東權州事

原缺

笑笑先生增訂
哈哈道士校閱

僧哥

昔一僧在歐陽公坐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牛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絕倒。

畏婦變羊

京邑有士人背其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腳有喚便牽繩士密與巫嫗爲計因婦眠入廁以繩繫羊背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祝羊復還本

形。聳徐徐還。婦見聳啼問曰。多小作羊。不乃辛苦耶。聳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婦愈悲哀。後復妒忌。聳因伏地作羊嚮。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誓。於是不復敢爾。

侯白雅謔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義方妻僧詩消白晝

許義方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謂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足未嘗履閾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索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閑話

張丞相草書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

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不自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曼卿墮馬

石曼卿善戲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元帝笑洪喬之謝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劉伶訴飲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

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袁正辭志在蓄錢

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忽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我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乃止

張思光誤詞尚書

張忠光欲謁吏部尚書何晟。謨道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入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婁師德叱庖人

婁師德好諧謔則天制人禁屠殺師德因使至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為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之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

不食。

虞嘯父獻替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獻替。虞家富近海。謂帝望其貢獻。對曰。天時尚暖。𩹄魚蝦鮓。未可致。尋有所獻。帝撫掌大笑。

正德認水厄爲水難

蕭正德初入北。侍中元義欲爲設茗。先問正德。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義意。答曰。（北人謂茗飲爲酪奴。亦云水厄。）正德初不知。答

云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識陽侯之難舉坐大笑

思光兄弟

張思光與弟寶積俱詣太祖。思光於御前放氣。寶積謝曰臣兄偏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思光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共食思光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餐。

邵李仰判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生客以爲的對

閔氏遠姓

梁何昌㝢爲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㝢謂曰君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㝢掩口笑曰遥遥華胄

男子曆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必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虨婚乃移家近之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江覗其意轉帖乃詐厭良久不寤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

艾子門賊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以舌爭。宜以險事怵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彘腸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邪。艾子熟視曰。唐三藏尚濟世。況四臟乎。

製餛飩法

衛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諧謔。家製

倪餫得法，每苦賓朋索食。一日於食客前先各置一帖，且戒云：食訖展卷。既而客視，乃製造餫餫方法也。自後無復索者。

巢山進士

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其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宋郊弟兄答語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弟學士宋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郊令人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那年上元同在州學喫齋煮飯否。祁答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那年在州學喫齋煮飯是爲甚的

五濮打和尚

殿中丞丘濬謁釋珊珊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間曰和尚接濬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濬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李福畏妻服扁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福欲私一女奴而未果因囑裴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遽來報我。既而果

有以沐髮求占者。福卽詐言。股痛且召其女奴往左右皆裴。裴以爲信然。出髮盆中跳鬥。福旣業以疾爲言。卽作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以藥授童。溺中進之。明日監里使及翁媼恐來候問。福具以事告。因曰。一串無成。固嘗有分所苦者飲咽。一甌溺耳。聞者大笑。

優人諧戲

優人率可及善諧戲。常因所發。卽滑稽譎諫其

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升座稱三教論衡一人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然後兒坐也又問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問者益曰何也曰道德經云吾所大患以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乎有娠乎又問文宣王是何人曰亦婦人問者曰何也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

得資者也非婦人奚衍嫉為士林鄙賤哉

房夫人

房玄齡夫人至妬太宗令宮婦告夫人皆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帝欲有所賜夫人執心不迴帝遣酌卮酒恐之曰若然可飲此酖夫人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于玄齡

令史歎驕罪

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東行御史數人聚立

門內令史下驢衝過諸御史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諾令史指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干御史衆行衆笑而止

子瑜以面得驢

諸葛子瑜諱瑾恪父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益兩字於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劉嫗相嘲

劉道眞嘗與一人共索袢草中食見一嫗將兩兒過並青衣劉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猪共一槽

刁韓善謔

刁彝于桓公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謏應曰卿是韓盧後桓公笑曰彝以卿姓韓故相謂耳他自姓刁那得復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

思耳短尾者則爲才也一坐稱佳。

阮孚機辨

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患重常于室内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兒弟甚無禮何爲入王家臣坐相對宜早還宅盡持酒去文帝大笑

門人還謔文公

楊文公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自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賓生菜公笑而易之 以九皇音韭黃

大小鬍孫

孫莘老從劉貢父乞墨吏誤送孫巨源劉譏之吏曰皆孫姓而同爲館職莫能別劉曰何不以其鬍爲別吏曰皆鬍而莫能別劉曰既皆鬍何不以身之大小爲別於是館中以莘老爲大鬍

孫學士巨源爲小翰林學士。

貢父戲馬默

馬默爲臺官，常彈奏劉貢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劉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

李彥古謁刺

王僧彥湖寨郎，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爲墨池，鼓爲皮棚，人或誤犯，輒以仙事中之。知嶺南郡，有李彥古者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

李鼎泄皮枷謔祇候荼衡彥大意示其子弟曰秦人當如此矣

禹玉贈介甫虱頌

王介甫王禹玉同在相府同侍朝見虱自介甫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介甫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介甫介甫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願獻一言以頌虱之功介甫曰如何禹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衆大笑。

王雱答獐鹿

王雱數歲時客見一獐一鹿同籠因問何者是獐何者是鹿雱實未識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客大奇之

傅正無心絶慾

蕭傅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年踰九十而有嬰兒之色傅正接之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術甚簡惟絶色慾耳傅正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

戲何哉

貢父戲嘲諸帥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衙相隣時諸帥兩人出一水晶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幙戲云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氷耳兵氷同音

侍郎御史

正統中有一侍郎與一都御史同飲適有大繞

卓行左右叱之侍郎云休叱他在這裡巡按都御史答云你看他是狗也是狼

許敬宗誕傲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病其不聰許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

釀具淫具

蜀先主常因旱禁釀酒吏于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罪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

行道謂先王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納先王曰卿何知雍曰彼有淫具與醸具同先王笑命原欲釀

郡憲通政寓嘲

侶鍾都憲與強珍通政在南都同飲強自執壺勸侶酒曰要你飲四鍾侶急應曰你莫要強斟

頁父戲嘲決湖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一人獻策曰決梁

山湖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介甫喜甚沉思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適在坐徐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介甫笑而止

園外郎

石中立員外嘗與同列觀上南園所蓄獅子主者曰縣官日破肉五斤飼之同列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石曰然吾輩官皆員外郎敢比園內

衒于乎衆大笑

文舉巧捷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㑹才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李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人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李及賓客莫不奇之大中大夫陳韙後至李以其語語

之陳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孔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陳大踧踖

晉文戲鄧艾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盧狀元催妝詩

盧儲投卷謁李翺尚書李長女及笄見文尋繹數四曰此人必爲狀頭公命乃縶爲婿來年果

狀元及第徑赴伊旅店作催妝詩曰昔年將去
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
教鸞鳳下妝樓

玄祖齒缺

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
復何爲狗竇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

瞿痴

瞿杲字炳明自號醉漁常熟五衢人畫花鳥翎

名盧雁入高品嗜酒落魄喜謔浪人呼為瞿瘋倜入邑城遇一縣吏手携海蛳吏與瞿素習者吏遮呼曰瞿瘋自負詩才能頃刻咏海蛳一首乎瞿即口占曰海街何曾數着君也隨蝦入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街敲窟聲蛳熟市井烹蛳食海蛳者必先敲開其尾故用以謔吏云